

## 商人與奢儉：《太函集》消費史料選讀

林麗月

2004/06/26

### 一、〈仲子妻傳〉

(卷 32, 頁 14b~17)

<p>*嘉靖 34 年(1555) 道昆娶婦蔣氏</p>	<p>往伯子謁歸，逆蔣氏，女舅諸弟居洽舍者曰延保，業已盟仲，將女之。越四朞，仲始逆女洽舍。翁故傾里，盛洽舍裝。太夫人億洽舍，故見驕，難自下。洽舍恂恂馴謹，梱（音巧又ㄌㄨˇ，亦作闔，門槩也。）內外無違言。仲受郡博士書，居常不羈，有酒過。洽舍卒嚴事仲母，失仲驩，及伯子奉太夫人歸自閩，始命分爨。時洽舍年少爾，顧善持家，太夫人乃安，自今無卻顧矣。<u>仲故樂酒喜客，過客多酒徒，屢未及門，仲輒呼酒，家醞不給，則貰（音尸、或尸ㄛ、同貸，賒也。）而益之，客交譽洽舍能，庶幾稱仲淹婦。既而客數被酒，與仲浮湛，洽舍有後言，屢呼半至，久之，客常滿坐，索酒無饜，即仲大呼，竟罕至，客由此憚洽舍，疏仲游。仲聞洽舍以酒德規矩，不納，即家司馬督仲過，仲飲自如，洽舍深念曰：「夫夫幸折節為良，終身不失望矣。乃今上不用嚴君命，中不問家人產，下不受逆耳言，客何為者也？」日從中損客饋，客愈益疏。及其具度閣奉柶捲（同「杯圈」），未嘗不兢兢也。<u>里婦務治容袷服，競晝游</u>，洽舍獨屏芬華，笥故裝不一發，及其衣男女童僕，寒暑必時。洽舍翁私御人娠且乳，母羅持翁短，及生子，必棄之。洽舍有聞，輒介仲說母：「家媪遇伏雌一卵，雖有急，必談笑而頰拾之，無他，重生故也。視夫人之子賢於卵矣，況大人遺體乎哉！藉令婢子生，如之何勿舉也？」母卒舉季子如其言。洽舍從仲十祀高禱（同「郊禱」，神名，祀之以祈嗣者也。）率無驗，於是內媵人二舉息女三，壹以鳴鳩子之，不啻若自己出。伯子有事，仲以介弟有聲，客將借資，則橐百金為仲壽，洽舍問橐狀，正</u></p>
<p>◎ 好酒好客，酬酢頻繁</p>	
<p>◎ 徽州婦人妝服奢華，並好游</p>	
<p>◎ 卷 44 〈先淑人狀〉：「…叔舅起曰：『年十六，既醮而歸寧，諸姊妹皆自閩右歸，競膏沐，淑人姊持裝如故，終不為洽容。』」</p>	

容語曰：「君雅得伯，奈何借伯名受客金？伯聞而知，何以謝伯？不知，幸矣，又何以謝天地爾我乎？」仲笑曰：「非狂夫貫無此妻。」乃謝客。伯歿疾幾殆，日垂涕泣，幾喪明，卒保無虞，多治舍力。遇伯歿諸子女親，賢而加惠無能。仲從伯京師，伯移任子授仲，仲歸，垂橐將之四方，治舍從容諫曰：「嚮伯執熱，故人人炙君。今且涼矣，君寧以牛衣共妻子，無寧以綈袍故而干故人。」比伯仲居母喪，伯歿病，治舍朝夕哭帷內，迄襄事不少休，喪事費千五百緡，仲當五之一，度且不繼，治舍大以爲憂。及伯歿孫以痘瘍（痘：天花也。以下同），哀之甚。頃之，長女痘，則出次登樓躬視之，日數十登，屢剝剝敝矣。偶飯失，飪鬲擁塞若<sub>闕</sub>關，治者窮諸禁方，卒不納，信宿病革。問者以無畏寬之，乃徐應曰：「人有蚤莫爾，終不能免此行，何畏也？」瞑然而逝，無遺言。仲力治喪，視太夫人禮。伯歿痛哭曰：「叔歿宜從叔貴，而叔猶困倚廬，宜饗故饒，猶不得爲叔糟糠婦。甚者宜昌而無子，宜壽而無年，惜也！」然上自黃髮，下及蒼頭，無問疏戚卑高，其言無間。比聞不治，無不怛然震驚，喟然太息，淫淫然霑衣也。傷哉！叔歿行年三十九爾，胡爲乎暴終？靜言思之，其所由來者漸矣，其蒿目也，以憂伯歿；其焦心也，以佐良人；其積勞也，以姑喪；其致疾也，以女痘。概諸姆教，其亦有當於六行者與！願夫子志之，以備女史，伯子敬諾。



### 三、〈明處士江次公墓銘〉

(卷 45，頁 2a~4a)

◎ 廉賈與耕者

賈何負於耕

◎ 病不廉／病賈

余與江仲子同事文學先生，既而與計偕則又同籍，仲子與余不啻昆弟戚也。己酉（嘉靖 28，1549），仲子持次公喪，越十年，卜兆乃吉，仲子將樹墓，則使余勒次公銘。按太守公軾所為狀曰：「先處士驥舉男子者四人，使軾從長公輪受書，次公輒獨當戶，會婺水溢，沒田廬之半，又盜自江西起，掠縣中，居民罄罄幾不得活。次公持家秉獨，蒿目計之，家人一切倚辦，次公無所詘。先處士乃大喜，私語母曰：「人言五月子不利所生，若舉輒，乃獨利我，其不然哉！」謂母汪以弘治乙卯（弘治 8，1495）五月生次公也。自先處士始杖，次公侍臥起者三十年，嘗謂長公伯若叔第力本業，務決一舉，當父母心，即父母春秋高，輒在，猶伯叔在也。頃之，軾果得一舉，則次公所推轂云。長公終不獲其天年，目次公意季子一臯為之後，次公謝曰：「諸弟則弟，諸子則子，吾何愛一臯？顧季弟輔多子，請擇可者後之，毋吾子以也。」次公即孝弟力田，且復好古，居常挾筴讀史，其持論往往稱古人，遣伯子一鳳學賈，諭之曰：「余聞本富為上，末富次之，謂賈不耕若也。吾郡在山谷，即富者無可耕之田，不賈何待？且耕者什一，賈之廉者亦什一，賈何負於耕？古人病不廉，非病賈也。若弟為廉賈，軾始判越，公入耕，聞田父皆德判，寬田租，公揚揚入舍，既供具，有加豆三，公怫然曰：「余讀漢記，羞稱公孫弘、張湯為人，顧二子且侯，猶持脫粟之飯，雖其志在立名譽，視無厭者猶賢。叔位不過二子，而飯過之，使二子而在，將求多於叔，矧不為二子者也。」次公年五十，仲子貨帛一兩請衣，次公乃大詬曰：「孺子不聞古之國君乎？彼以布衣而致三百乘，不帛者何也？乃公田舍翁耳，而謂乃公衰乎，即衰，不帛且煖，烏用此？」嗟乎！人能文繡土木而不能不德，色於耰鋤，俗靡然也。漢制，郡國得籍上孝廉，故其治多長者，乃今士以經術進，豈不烝烝？特病未廣耳。使次公在漢，惡在其不舉哉？公最五年，則仲子舉進士，官比部尚書郎，有材譽。銘曰：爾封若斧，卜十年所，爾後臯昌，卜世無疆。

#### 四、〈荊園記〉

(卷 77，頁 8b~10b)

◎「海內握算持籌之士，莫不家藏一編，若業制舉者之於四子書、五經義。」(休寧程大位《直指算法統宗》序)

◎ 商人以儉起家，富而汰侈，終不能保其富，起落猶如天道之張弛

◎ 徽州歙縣、休寧的名園

◎ 建園林與盡孝道：奢侈消費的道德化？

孫氏，東吳裔也，王江東，其後避地新都，王草市。草市據休東，略與歙爲鄰，休、歙右賈左儒，直以九章當六籍，良賈操資斧、殉利權，冒不測而取贏，齋用堇堇。子姓由紈綺起舍，皆取諸其贏，眄彼儻來（眄音門一弓∨，斜視也），此天奉我耳，務張皇以明得意，不問所餘。故起家用織，承家用汰；織之織者爲拾瀋（喻事之難成也），汰之汰者爲燎毛（言其易也）。要之天道猶張弓乎，寧詎能不弛？一張一弛，事天治人之善經也。休、歙皆巖邑，其衍者不隰則墳，斥而爲園，治畦者事。比來好事者代起，歙有遂園、曲水園，休有季園、七盤園，雖廣狹有差，均爲樂地。草市當二邑接壤，厥有荊園。蓋孫處士息子三，長君承訓，次承誨，又次承謙。處士未盡其天年，長君當室，則以儒服賈，脩累世之業而息之。仲季怡怡，惟長君命。長君雅語仲季：「吾翁中道而棄，諸孤猶幸而奉柩捲，鳴鳴愛等，逝（疑爲誓）將以不逮于父者而逮之母，庶無傷考氏心。園有樹荊，古人徵之，爲令兄弟勸吾曹所不以友爲孝者，有如此荊！」乃就舍旁爲園，相距百八十武，脩廣五畝，賈四百金有奇。土物既程，相與經始，長君謂：「吾翁故嘗蓺竹亭下，號曰竹亭。其就西壁，東面爲亭，樹美箭如疇昔，是爲奧主，即當戶不啻趨庭，且也鼎足三分，猥云重器，藉令顛趾滅耳，謂公餗何？」吾聞海上三山，巋然萬古，故鼎立無若山立，寧借力于六鰲，乃聚吳石百艇，黦石什一糝之，吳爲首、爲脊、爲尻，黦爲脛、爲跗（音一弓、或ㄩ一弓∨，蹄、趾也）。裂地五畝，列峰巒洞壑以象三山，割地五畦，鑿洿池以象裨海，面山臨池，爲廣坐，關四門而周步欄，四坐各廣四筵，軒然爽塏，吾署曰「石林坐」，周公瑕榜之。坐後爲垣，垣東一方爲高閣，閣凡五達，面玉屏而負漸江閣，東上爲衡樓，樓西爲寮，寮爲虛白室，又西則層軒南向，吾署曰「南榮對」。南榮而北峙者爲層樓，蓋竹亭左方也。閒居壽母無恙，長君率仲季輿母周游，母春秋高，以耄廢視，所至遞詰諸子：「紫荊華乎？」曰：「華矣。」「茂乎？」曰：「茂矣。」「梅華乎？」曰：「華矣。」「木蘭華乎？」曰：「華矣。」「桃杏梨李華

<p>◎ 名園各有特色</p> <p>◎ 荊園的倫理與宗族意義</p>	<p>乎？」曰：「華矣。」「芙蓉華乎？」曰：「華矣。」「叢桂華乎？叢菊華乎？」曰：「華矣。」母適其適，于于然若在瑤池，諸子遞上觴，毋歸矣。既歸，則喁喁交傲母。已，太康客至，則長君供具爲驩，果然望其腹乃虛口，州史謂：「<b>遂園</b>約矣，取其蛻于市囂；<b>曲水</b>沉沉，取其都雅；<b>季園</b>鉅麗，庶幾蓋州；<b>七盤</b>夾道有筠，曲折而有直體。乃若<b>荆園</b>之費不訾一瓣，則皆上映，靚而疏，邇而遠，紆而無袞（邪），亦一奇也。」吾則以君陳之孝，於其兄弟徵之，出入不倍於人倫，耽和樂矣。由是而順于父母，奚翅盤游？長君嘗語季君：「母在，伯仲足以承驩，而母居子舍中，而第事而母，吾不而及也。」季謝不敏，孽何敢倍適而繁所生，進退而週事之，亡敢耦適化。<u>長君之屬也，徵所宜木荆，其世世茂哉！</u></p>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